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木蘭奇女傳

第一回 朱若虛孝弟全天性 朱天錫聰明識童謠

古樂府所載《木蘭辭》，乃唐初國師李藥師所作也。藥師名靖，號青蓮，又號三元道人。先生少日，負經天緯地之才，抱治國安民之志，佐太宗平隋亂，開唐基，官拜太傅，賜爵趙公。晚年修道，煉性登仙。蓋先生盛代奇人，故能識奇中奇人，保全奇中奇人。奇中奇人為誰？即朱氏木蘭也。木蘭女年十四，孝心純篤。親衰而病，適軍令至，女扮男粧，代父從征，十三年而回，無人知曉，又能居喪如禮，全命全真，豈非奇中奇人。然木有根本，水有源流，若不敘其祖宗何人，桑梓何處，何為忠孝，何為勇烈，則徒一木蘭女也。

木蘭祖父朱盈川，名若虛，道號實夫。祖母黃氏，名儀貞，居於湖廣黃州府西陵縣（今之黃陂縣）雙龍鎮。這朱若虛天性至孝，善事父母，勤儉持家，和平處世。春耕秋讀，積日而月，積月而歲，不數年竟至鉅富。當時隋朝文帝下詔求賢，屢舉孝廉。若虛聞知越王楊素、太傅宇文化及等，專權用事，祇推親老，不肯應詔。惟愛日惜陰，以事父母。遇父母稍有未適之處，便痛加責刻，手書一詩，懸於中堂以自勉。

詩曰：

父母養育恩，匪祇如天地。

天地生萬物，父母獨私我。

一日，母親宮氏謂曰：「汝兄伯祥十九歲，將婚而逝，予日夜憂思，成怔忡之疾。三年後，汝父禱於木蘭山，蒙天垂佑，方始生汝。予昨夜復夢汝兄形狀，與在生無異，醒來精神恍惚，即以爐火當胸，猶嫌風寒刮面。」其父元華在旁答曰：「夜夢死人，為病之兆，病夢死人，必死之徵，汝其戒之！」這一句語不值緊要，驚得若虛一身冷汗，遂跪而言曰：「吾往日欲以長子天錫，繼兄之嗣，使他永承兄祀。因家中多故，尚寢其說。今兄長見夢，莫非欲求其後乎？」宮氏點頭道：「然，然。」若虛即令家人李福、劉東，去請諸親六眷，立起亡兄靈位，即命天錫行八拜禮，轉拜祖父、祖母，次拜親眷人等。又命天錫拜自己為叔，拜妻子黃氏為孀；又命次子天祿，與天錫答拜。自己向亡兄靈前再拜曰：「天祿永承兄祀，即兄之適子，兄其蔭庇，陰相厥昌焉。」其父元華與宮氏好不快活，連病都不見了，與親眷飲酒，夜深方散。惟有妻子黃氏，暗地裏有些唏噓。若虛當時擇個吉日，送一子一姪入學攻書。

光陰迅速，過了數年，父母相繼而亡。若虛守孝三年，未嘗見齒，鄉黨宗族，無不稱其孝焉。

到了煬帝登基之日，大赦天下，令府縣官員舉薦孝廉。這詔書一下，諺云：孝廉孝廉，清官舉賢，貪官要錢。

卻說西陵縣令楊廷臣，係關西人氏，也是孝廉出身。雖然官卑職小，倒也忠心為國。當日接了煬帝上諭，要舉孝廉，要取幾個有才得意門生。出示曉諭地方道：

西陵縣正堂楊 為欽奉聖諭舉薦孝廉事。今皇上龍馭，新主日升。先帝在位數十年，優禮以尊賢士。新聖登臨未百日，屈體以重儒生。本縣自下車以來，愧無德政及民，思有名賢薦上。凡有真正孝廉、經書通達之士，列為文秀；有武藝超群、兵法精熟之人，列為武秀。爾里長保甲人，務要聯名花押，開報名帖。履歷清白，年貌真實，到衙投遞，候本縣卜期面試。爾里長耆約人等，如有私受人財，開報虛士，必然重罰。

這告示一出，四鄉里長曉得縣官清正，任他有財有勢的土豪，無學無術的鹵夫，用盡機關，求買路逕，再也不能。不上半月，楊知縣接有數十張名帖，一一揀看。偶見朱若虛名字，心中想道：「本縣素聞其名，道他孝弟無虧，才學有餘。前任知縣薦他孝廉，屢徵不起。或者今日父母去世，有意為官？倒是個得意門生。」遂出示限十日，各秀士到衙中面會。

卻說朱若虛是個超群拔萃的豪傑。平生抱負，一籌未展。每逢青天化日，和風慶雲，見鳥雀高飛，松竹挺秀，便發動了少年壯志，未免抱膝長吟。又見楊素等專權誤國，重利輕賢，祇得與琴書作伴，詩酒為朋，所以對月徘徊，臨風嘯傲，蓋出於不得已也。卻又想道：「一息尚存，此志不容少懈。」於是用心教子，將平日所學，口口相傳。而二子亦心心相印，不數年，成文武全才。

一日，里中有人報麥穗雙歧。若虛往觀之，奮然泣下，鄉人皆掩鼻而笑。若虛手拈數莖，回謂二子曰：「官有善政，以至於此。今本縣楊太爺來此數年，愛民如子，仁風所播，草木呈祥。若里甲獻瑞，楊太爺申報，上司必然陞遷他去也。吾有志未遂，淪落如此，豈不可惜！」次日，往街上訪友，見一簇人相聚，不知所觀何物。有等識字的在那裏觀看，不識字的在那裏叫奇叫怪，口中說道：「如何官府出示，硃筆、印信俱是靛花？」又一人接說道：「莫非是銀硃貴了，楊太爺過於慳吝，故用靛花代銀硃？」若虛是個明白人，也站在那一旁仔細觀看，方知文帝晏駕，幼主登基，是本縣官奉詔求賢的告示。若虛回家，合家俱著孝服，以遵國制。

少頃，武營中有兩個兵丁對李福說道：「我家副爺並主司徐老爺，請你家員外到署中說話。」原來雙龍鎮離縣城一百一十里，係湖廣河南交界之所，五方雜集，舟車交通。有個武職官千戶李長春，帶領一千人馬，在此駐札。又有一個文職官巡檢徐保先，領五百弓兵，在這裏鎮守。當日二官接了謄黃抄報，並邑侯角文，差人到觀音寺，設立文帝龍位，分頭去請紳士、耆老。依著部文，何日舉哀，何日舉薦，七七日禮畢，百日之外，方公堂理事。朱若虛是舉過孝廉的，所以亦與其數。

過了幾日，若虛在家看書，李福手拿全簡二封，上前說道：「本鎮千戶、巡檢徐、李二老爺，帶領鄉約里長，俱在門外，不知何事，說是來與員外賀喜的。」若虛聽了，心中想道：「必是同來保舉孝廉，要我應詔的意思。」同二子出來迎接，到了中堂敘話，又命家中治酒相待。酒行數巡，李千戶忍耐不住，便開口說道：「我等同來，別無事故。今新主登基，崇儒重道，舉待孝廉。員外幼學壯行，理宜出仕，我等情願共出花押，日後你我都是朝廷命官，這個喜酒是要喫的。況且皇上隆重賢士，兄之前程不可限量，日後做了我等上司，便不敢放肆飲酒。今日居我汛地，不及時狂飲，更待何時。」呼李福取盞來。「我等喫個大醉，爽快一爽快！」徐巡檢接說道：「朱公日後高陞，若念平日交情，提拔一提拔，也不枉我二人保薦一場。」二人一路說話，一路飲酒。朱若虛殷勤相勸，候他二人語畢，纔開口言道：「晚生才疏學淺，蒙二位不棄，竭力推薦，此恩此德，銘心不忘。若說出仕為官，晚生何德何能，敢妄希榮遇！況且人事參差，緣分有定，仕途顯與不顯，命運通與不通，晚生祇得聽天守分。今日二公光顧，薄酒疏餽，何須掛齒。」便下席再拜，拱捧大杯，向二官伸敬。直喫得月從東上，方纔散席。若虛送出門外，兩個官員一個乘馬，一個坐轎，吆喝而去。

若虛回至書房，謂二子曰：「今日二公前來推薦我的孝廉，我所以慨然不辭者，寔有兩樁心事：一者，聞朝廷今日以越王威權過盛，漸漸的屈退了，任用兩個大臣，倒是忠心為國，一個是太傅伍建章，一個武官是韓國公韓擒虎。這二公乃當時名賢，老王在日，言聽計從，今日幼主登基，一定是他二位股肱，我且進京看他用事如何。二者，聞越王府中有一幕賓，姓李名靖，有經天緯地之才，神出鬼沒之機。若說他是個賢人，就不該依附權門；若說他是一派虛聲，就不能臆則屢中。凡自京都來者，無不稱其人品。我到京都，單去謁見此人，試看他的名寔果然相符否？」長子天錫說道：「先帝既任用韓、伍二公，就該疏斥越王、宇文化及，卻不該許他仍在軍機房行走，與韓、伍二公互相掣肘。叔父進京，當見機而行，看新王動作如何，切勿貪圖仕進，致後日生退悔。」天祿說道：「吾觀父親此回進京，必定空勞跋涉。」若虛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天祿道：「楊素、楊林是先帝至親，韓、伍二公亦是先帝元勳，越王與韓公平日不睦，賴先帝聖明，兩下得以保全。今觀先帝遺詔，父親不必進京。」手出抄稿，送與若虛觀看。略曰：

朕自開國以來，上叨天眷，四海清平。自愧德薄，以致萬方多罪，朕敢辭其責焉。朕今連日喘嗽，日就垂危，勢不能起。

竊思皇太子寬厚有餘，剛斷不足，不若皇次子才德兼優，欽賢禮士。即向日平陳之亂，皇次子亦與有勞焉。定北征南，樹奇功於天下，修文偃武，遺至善於寡人。朕上下之於天，下詢之於人，宜繼大統，諸皇戚國親、內閣大臣，及朝內朝外文武眾卿，宜盡心翼戴，毋負朕意。

若虛觀畢，天祿又說道：「皇太子性情懦弱，以先帝之明，就不該冊立為太子，天下已奉為儲君矣。皇次子久獲聖心，既卜之於天，詢之於人，廢長立賢，早應令群臣奉次子為陛下，如何先帝龍馭歸天之後，始出此遺詔？以兒之見，其中必有不測之變。父親宜遲緩一二年，候二次選舉，再求仕進，未為晚也。」若虛想了一會，曰：「吾兒所見極是。但日月逝矣，吾年逾四十，日即於衰，豈甘與草木同朽，沒世不稱耶！」天祿唯唯而退。天錫又說道：「近日童謠，父親聞之乎？童謠所云：

唐棣花開李樹上，占盡春光造化長。

逐水楊花空蕩漾，紅日偏不照山陽。

這四句童謠，據兒意見，首二句或是說唐國公李姓，上天眷顧，此人將來必受天命，而福祚無疆矣；第三句是說楊氏國祚不永；末句是說唐公居於山西，乃山之陰，非山之陽。父親壯志未銷，雄心不釋，進京一覽便回，切不可僥倖富貴。」若虛連連點首稱善。

過了數日，里長領兩個公差，求見若虛曰：「本縣太爺請孝廉公即日到衙中面試。」若虛聽了，一面治酒相待，一面安置行李，命李福作伴，囑咐二子用心讀書，又吩咐劉東好生看守家務。天錫、天祿送了數里，珍重而別。

若虛到了城中，寓於安靜所在。到了試期，用了早膳，不一時衙中炮響，城中老少人等，到衙前爭看孝廉。果然一個個儒冠儒服，清氣宜人。知縣雖依著朝廷大典，礙著國制，不好張燈結綵，祇好打鼓陞堂，三班六房一齊上前叩頭。知縣吩咐道：「傳各處里長鄉約，一齊上堂。」眾人皆上堂叩頭。知縣道：「今朝廷大典，爾等站立答話。」然後問曰：「爾眾等所報孝廉，果出真寔否？」眾皆曰：「皆是寔行。」知縣又問道：「履歷、年貌俱各清白？」眾人曰：「不敢蒙昧太爺。」知縣曰：「朝廷重典，務在得士，本縣不敢不盡心。」那禮房已將所報花名開成一冊，長者在先，少者在後，共有三十餘名。知縣逐一看過，提起筆來就點頭名。禮房一旁唱曰：「禮教鄉李逢吉。」李逢吉在堂下答曰：「有。」規行矩步，走上堂來，作了三揖。知縣雙手一拱，李逢吉站在一旁。知縣問曰：「秀士所學何經？」李逢吉答曰：「門生所習《書經》，兼通《易經》。」知縣又問曰：「學的那一種書法？」李逢吉道：「門生所學是楷字，兼學隸字。」知縣道：「你可當堂默寫《君陳篇》，並《五子歌》；以隸字默寫升、恆二卦。」李逢吉當堂就寫。知縣又點二名，禮房唱曰：「瀟源鄉、朱若虛。」若虛答曰：「有。」雍容雅步，匆匆上堂，作了三個長揖，侍在一旁。知縣問道：「秀士所學何經？」若虛答曰：「門生資質魯鈍，素性好學。感父台善政，年豐民樂，故門生得以盡日讀書，門生卻六經皆通。」知縣喜形於色，又顧問曰：「是習那一種書法？」若虛答曰：「真草隸篆，兼而學之，恐不中父台選舉。」知縣曰：「爾祇以真字默寫《洪範》、《鹿鳴》二篇足矣。」若虛遵命而坐。以後三十餘名秀士，俱逐一考試。午末之後，各人繳卷，一聲炮響，眾秀士依次而退。

過了三日，衙中炮響三聲，梆鼓齊鳴，旗傘引道，兵壯侍從，楊知縣捧案送出儀門之後，貼在照壁之上。知縣方纔進衙，那看案的人顛顛倒倒，倒也好笑。若虛候眾人散去，方纔近前觀看：

第一名，朱若虛、李逢吉、王龍、陳益修、李懷玉、劉有光、楊輝、竇建柱。

末批云：

墨水污卷不取，遺失字句不取，書法不工不取，講義不清不取。

惟那案上有名之人，各具門生帖子，齊進衙中，謁見父師。知縣早已備酒相待。到了次日，又隨知縣進聖廟行香。一個個方巾大帽，插花披紅，好不光彩。知縣又限日期，引孝廉上府看驗。一路上鳴鑼開道，旗傘侍從人役送至沙口地界，早有兩隻大船在那裏伺候。知縣吩咐人役俱回，祇留四個親隨侍從。見風平浪靜，命兩船相並而行。師生九人，有時談論詩書的樂意，有時談論為官的苦楚，有時談論民情狡猾，論到高興之處，便用詩酒交酬，唱和贈答，十分忘形。到了晚間，見雁浮寒水，鳥集戍樓，星垂平野，月湧大江，果然江景如畫，洵不誣矣。

次日，到了黃州，天色尚早，換了公服，同八名秀士到府堂，謁見府尹。先到清號房掛號，號役接了小禮，心中嫌輕，曉得楊知縣是清官，更兼朝廷大典，不敢怠慢，祇得進門房去通報。門丁接了手本，進內署見府尊稟道：「西陵縣楊廷臣，在儀門求見。」卻說那黃州知府，姓王名玖，向日是越王一個親隨，在越王跟前曲意逢迎，頗得其意。平陳之後，文帝賞錄功臣，越王冒加功績，遂得那黃州知府，與楊縣令素不相睦。幸他為官清正，無隙可乘。這一日，在內衙與老婆嘔氣，見門丁來稟道：「楊知縣求見」，心中拂意之事，又遇拂意之人，自然怒上加怒，口中罵道：「這狗官來做甚麼？前去問他，不守汛地，來此何事？」門丁出去了一會，又進來回道：「楊縣令帶著八名秀士，說是甚麼孝廉，送來驗看的。」王知府聽了此言，發一聲冷笑，罵道：「好不曉事的狗才！難道本府就是他做著不成？命他帶眾秀士一齊進來。」那門丁仗人勢，走出儀門，大聲喝道：「大老爺喚爾等一同進去！」楊廷臣引八個門生步入側門，見府尊坐在二堂之上，祇得近前參見，分立兩旁。知府問曰：「這都是你取的孝廉麼？」廷臣答曰：「卑職採訪真切，皆是寔行寔學，現有試卷花押履歷為證。」府尊曰：「今日權退，明日再到轅門聽候罷。」卻說得聲色俱厲。可憐楊知縣有興而來，無興而回。正是：

雞群嫌鶴立，濁水混明珠。

要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文分解。